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 余斌 著

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

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

二〇〇〇年三月五日

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

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

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

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

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

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三日

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

二〇〇〇年七月八日

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

 译林出版社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 余斌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午后的岁月 / 叶兆言, 余斌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20.1

ISBN 978-7-5447-7911-1

I. ①午… II. ①叶… ②余… III. ①访问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38880 号

午后的岁月 叶兆言 余斌 / 著

责任编辑 焦亚坤
装帧设计 周伟伟
校 对 孙玉兰
责任印制 颜 亮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插 页 4
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911-1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。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目 录

- 001 序
- 006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，超过了其他冲动
- 022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四日
在我看来，陈先生倒更像一位私塾先生
- 037 二〇〇〇年三月五日
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，学校不好，外面的世界更糟
- 052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四日
你知道我性格里很糟糕的一面，别人若不把我当人，我就不把自己当人

- 068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
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平庸的，还不如说是那些史料对我有些好处
- 095 二〇〇〇年四月五日
我想我的世界观，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，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
- 118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
要是你被流放，我劝你带上一本《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》就足够了。说到底，我还是喜欢周作人，他一生好像在写一部著作
- 135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五日
诺贝尔奖注定是尴尬的，注定让中国作家哭笑不得
- 149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三日
好电影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试一试的欲望
- 165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
作家有时越写脾气越大，越写越理直气壮地有许多坏脾气

184 二〇〇〇年七月八日

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很无聊，很平庸，枯燥无味，整个是架写作机器

200 二〇〇〇年七月十五日

作家永远是单数。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连在一起而存在，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

217 附录：柳树开始的对话

237 跋

序

余 斌

还是读大学本科时，有次到叶兆言家找他玩，他好像是受家里人指派买东西去了，只他母亲姚阿姨一人在家。姚阿姨是不会让客人冷落的，即使是我这样的晚辈。坐等的当儿，她问起学校里的₁情形，还给了我₁一问：“你看兆言这个人怎么样？”我骤然间有种考场上答不出题的惶惑。然而长辈有问，即属偏题怪题，不能不答，我还真想了一会儿，最后硬着头皮不得要领地答了一句：“兆言人好。”——是说他厚道、正派，还是指别的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与叶兆言相识相交，转眼间已二十多年，说对他全无所知，那是假的，有的地方，我自信还知之甚深，但事情就是这样，有时你接触越多的人，越难说出个子丑寅卯。这次因搞访谈录，不

时地出入往事，不由想到与他相交的种种，也就想到作为朋友的叶兆言。

朋友有好多种，我想叶兆言不属于那种豪气干云、割头换颈的朋友。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之类的话用在他身上是不大合适的。虽说他时常给人大大咧咧的印象，提起朋友，“哥们”“铁哥们”的豪语也会脱口而出，但他身上委实并无多少江湖气。大包大揽，人我不分，在朋友面前拍胸脯，打包票，为朋友强出头，皆非他的本色。“君子不党”“死党”式的朋友，严格地说叶兆言大约没有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不“仗义”，不“够朋友”，正相反，他很看重友情，对朋友，特别是“旧雨”，他是时在念中的，而且能尽力处，一定尽力。比如他现在算是名人，若有朋友请他写文章捧捧场，他多半是应的，有时朋友无所求，他也会想到，会惦着，只是他不会说过头话，吹得离谱。反过来，我有次写了篇评他小说的文章，字里行间并非没有一点“微词”，他当然不会看不出来，也未必就同意我的“微词”，可文章还是经他手拿去发表了。他不喜滥施友情，也不会滥友情，与他平素的为人一致，这上面有他的一份蕴藉，有他的分寸感。

朋友之间言“分寸”，似乎显得生分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和他还时相过从，只是渐渐都有家有口，人到中年，繁杂事都多，

同窗时的朝夕盘桓是再没有了，有时他打电话来有事相托，比如帮他查个资料，借个书什么的，总要问麻烦不麻烦，并且总不忘叮嘱，太麻烦就算了。即如这次搞访谈，事先与我商量，也是有几分试探的意思，其实我不是他那样的忙人，而且邀我合作，于我也未尝不是件有面子的事。有几回谈话过后，他发现我的话不多或是不大随便，便促我放开些，言下颇有些歉然，好像担心对话不够平等，没的委屈辱没了对手。他这些个礼数，我初时还有些不习惯：朋友嘛，何须这些？后来年齿加长，阅人既多，就发现这实在是他的好处。并非仅出于礼貌，也不是生性拘迂，是朋友相处，他有一个“敬”字在里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尊重朋友，不自我中心，能为朋友设身处地。朋友相处而有“敬”，我觉得比称兄道弟两肋插刀之类更难得，至少现在是如此。

不觉，有敬，这与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，是庶几近之了吧？这上面叶兆言是有些旧派的，恐怕与他们家的家风大有关系。交友之道也见其人，叶兆言看上去有些名士派，不过依我之见，骨子里还是有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。

想到上面这番话，是因为叶兆言不止一次对我说访谈录也是对友情的一种纪念。当然不全是为了友谊，年初他说起这事，我一诺无辞，甚感荣幸之外，也有一份好奇心：两人过去在一起，

说过的话已非车载斗量足以尽之，但这几年来往已是少而又少，有时几个月也不照面，即使见了面也不再有往日的联床夜话、促膝长谈，我不知道现在坐下来是否还是过去谈话氛围的延续。此外，过去是关起门来，海天湖地漫无边际，此番面对了录音机，自然不同，我很想知道会谈成个什么模样。我对琢磨人有兴趣，还想看看叶兆言如何“表演”。现在书已完成，我发现它与我的想象颇有距离：有的话题，我以为很有意思的，没说；有些话题，说了，却未能尽兴。原因当然非此一端，不过有一端该我负责。我指的是访谈过程中我一再陷入角色的尴尬：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该扮演主持人或是记者的角色，可大约是因为太熟的缘故，我常常忘了自己的这重身份当甩手掌柜，倒是叶兆言“反客为主”地导引话题。有时则又过于意识到这职守，用叶兆言的话说，就是没有利用好我的优势，令谈话有时不那么生动、精彩。

可以补救这一点的是叶兆言的坦诚。议论起这本书时，叶兆言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不要装孙子”。除了不要玩理论，多谈切近生活的话题之外，这也是对读者实话实说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也算是公开场合，不可能当真像两人私下交谈，可以放言无忌，以他的分寸感，自是当讲则讲，不当讲则不讲，不过谈到他自己，说到他的不自信，他之相信“帮夫运”之类，却都是大实

话，而且说得实在，一点不矫情。这里很可见出他的诚笃。

谈话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则是“温馨”。叶兆言素来讨厌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洋溢，这样颇带情感色彩的词若在他的文章里出现多半会是很节制的，这一回说出来却不大吝惜，以至我还擅自做主删掉了几个。这当然是回忆引出来的，也说明他很是念旧，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过去的交情，否则他也不会将一部并非叙旧的访谈视作对友谊的一种纪念了。只是“纪念”这词不大好，纪念的对象总是已经逝去的東西，纪念有时就意味着埋葬。我是希望与他一直保持这份友情的。毕竟，有这样一个朋友，不易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 西大影壁

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
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，
超过了其他冲动

余斌（以下简称“余”）：好像你对“访谈”有过微辞，现在却想通过访谈的形式，弄一本书出来，是不是觉得有些尴尬？

叶兆言（以下简称“叶”）：是的，不仅尴尬，而且有些发怵。见过一些和我有关的访谈录，总是忍不住想，这些东西是否真和我有关。有人根本就没和我谈过话，仍然写了这样的文章，有人确实访谈过，可是变成了文字，怪怪的，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，人赃俱获，你还真不能说什么。

余：我们只是聊聊天，你别老想那会是一本书。不就是清谈吗？你讨厌演讲，清谈我知道你是不反对的，而且喜欢清谈。据说现在常有人请你去演讲，真难想象你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，但几个人在一起聊起来你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我是领教过

的，想当年我们在一起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清谈，聊上半天还欲罢不能也是常有的事。当然有不少言不及义的废话，不过也有些是可以美其名曰“火花”的。这么些年过去，阅历广了，又积下许多写作的甘苦，聊起来必有另一番兴味，过去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再拿出来谈，也会谈出一些新意来，没准里面就有不少火花。你不是总喜欢说，要用文字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固定下来，因为思想的火花一闪即灭吗？现在我们做的事，只不过是把说过的话变成文字，虽然说过的话不一定有思想。电话里你说已经为访谈录想好了书名，“午后的岁月”，说明你还是有备而来。怎么还没谈，倒已先想好了书名呢？

叶：这是我的习惯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没有名字，我就没办法开始工作，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。

余：你就先来一番“破题”吧。

叶：很简单，每天上午我都写作，写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写完了，一天也就结束了，换句话说，一天刚刚开始。这本书的特殊性，在于它是在午后进行的，是我生命中另外的一部分。它既是一个现在时态，不断地开始和延伸，也是一个过去时态，因为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。

余：通常的说法似乎应该是“午后的时光”——有点英国人

喝下午茶的味道——“岁月”在后面好像有点拖不动。不过我觉得这书名不错：在通与不通、有理无理之间，歪打正着，有几分词语上的陌生化效果，也许有点异样才更容易让你找到你需要的谈话感觉？

叶：也许是吧。

余：好，言归正传。不止一次听你谈到过想上大学，这好像是桩谈起来总是能让你激动的事，那我们今天就从想上大学开始谈起，如何？

叶：行。你比我小三岁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两个有相似的经历，在大学同窗七年，但更多的还是不同的经历。虽然你也当过工人，但毕竟你才干了几夭，你没有这种想上学的强烈体验，而我对读书的迫切愿望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。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想读书，每当我打开这个话题时，就觉得津津有味。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，我有很多散文都写过这件事情，其中有一篇散文的标题就是《想读书》。我中学毕业是一九七四年，程度非常低。我想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，就是比我大三四岁，然后到我为止的这一代，因为前面有老三届，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，在我后面的这一批，譬如你们，赶上邓小平回中央主持工作，还稍

微学到一点东西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数学考的是珠算，而且只学到乘法，整个几何只做了一个模型。这种程度和现在初一年的学生差不多。现在，我女儿总说，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，快活死了。

余：我也就晚你几届，好不到哪儿去。刚上中学时物理、化学这些课都没，那时叫工业基础知识、农业基础知识。

叶：但你们好歹赶上了一个“回潮”，我们整个没这概念。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初中毕业，班上有很多年龄大的人，初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了，当然他们很高兴，早工作早拿钱，而且工龄也长了。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。高中是两年半，整个高中期间，每年学工一个月，学农一个月，还要军训，几乎没好好读过书。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，只是到临考试时背一下课本，能这么做，已经是好学生。

余：那时就有想读书的情结了吗？想学些什么？

叶：当然不会。一个人在读中学的时候，还没有这个脑子。轻轻松松，这有什么不好？

余：也是。否则就要算天生的“读书种子”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强烈的想读书的愿望？

叶：中学毕业，特别是当了工人以后。人总是在失去了什

么以后，才会感到珍贵。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，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，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。高中毕业我待业一年，这一年实际上是我爷爷的秘书，我照顾老人家，听他聊天，陪他去看他的朋友，在他的身边乱看书，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。当时人活着对什么无所谓，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，没有前途这样的概念。按照当时的标准，我面前的路倒是比较光明，我是独子，不要下农村，迟早会有个工作，我当时没有危机感。待业一年后，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工作，因为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，他没有阻拦我，我进工厂的时候，应该说是皆大欢喜，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厂，但是面对下乡，我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，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，是钳工。

我产生想读书的愿望，是进了工厂以后。愿望是由于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，整天没有一点乐趣的生活逐渐造成的。在恢复高考之前，我只是单纯地想读书，学点东西。恢复高考后，突然感觉到上大学成了唯一的目的。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，甚至超过了其他任何冲动，这让我想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年头，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，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，不少大队干部，也理直气壮。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，也遇到这样的事，怕是不能

幸免，因为想读书的念头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，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。

余：有这么严重吗？

叶：就是这么严重。人是个奇怪的动物，有书读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。人贱得很，越是没有，就越想，越是得不到，就越疯狂。当时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的，譬如到处提倡办“七一二工人大学”，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大学。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（当时还是北京工学院）联办，那时候，有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我们厂实习，一方面搞科研，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一样，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厂办工人大学。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，我进了工厂后，突然变得很上进起来，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，可整天就是想学习，仿佛大姑娘想嫁人一样，嫁给谁不知道，只是春心洋溢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，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。自己厂里要办工人大学，我非常积极，连做梦都兴奋。我那时候在厂里学技术比较用功，老师傅都很喜欢我，都觉得厂里办大学，对我这样想上进的人是个好机会。我在厂里人缘也很好，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是电工，对上不上工大是无所谓的态度，我拼命劝他去。他撒娇不肯写申请，我就自己写一份申请，